

唯一進步的大眾讀物

每逢  
**147** 出版  
**吾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四日發行



每册售價二角

No. 158 31. 6. 4.

第二期 第四十七期

# 加勒比海之重要性與美國海上運輸之關係

平

戰爭之發展是很難逆料的。例如今春德軍對蘇聯開始攻勢，而實際上德軍實行大規模之消滅戰。自本年一月起，協約國船隻被德擊沉者已超過二百萬噸。潛艇之最大活動區為大西洋，但有數艘德潛艇竟衝入加勒比海；此文之目的即在詳述加勒比海在地理上以及軍事上之重要性，並論及美國輸送問題之種種困難。

英美等協約國於遠東失利以後，其一部分之期望即為假手於蘇俄之力以獲取最後之勝利，其最大之希望則為美國龐大之擴軍計劃。決定此種擴軍計劃之成敗的主要因素之一為運輸問題。甚至美國擴軍計劃之一部分能否實現，端賴於運輸大量物品之問題能否解決。多年以來，美國鐵路行政從事節節支之結果，對於目前運輸之繁忙似無準備，而鐵路之運輸效能已感不足。同時，與鐵路運輸成爲競爭的長途汽車運輸因汽油缺乏，已感到效率減低之威脅。因此，美國國內外物品之陸上運輸不得不由航路輸送。所謂美國運輸問題即在於此。

由於戰爭推移之結果，橫斷太平洋及大西洋之航路已漸次縮小，美國海上運輸之中心轉移爲加勒比海。不獨加勒比海沿岸一帶之貨物必須經由該航線，即南北美與美國東西兩海岸之海上運輸亦必經過加勒比海。下列兩表分別舉示經由巴拿馬運河之各國船隻的數目及所載物品之噸數，由此可見加勒比海及其通達太平洋之門戶——巴拿馬運河——對於美國國家經濟及未來戰事發展之重要性。

表一、各國船隻通過巴拿馬運河之數目及其所載物品之噸數（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八年）：

年	船隻數目	物品噸數
一九一五	一、〇五八	四、八八八、四〇〇
一九二〇	二、三九三	九、七二二、三七四
一九二五	四、五九二	二二、三三六、五九九
一九三〇	六、〇二七	三〇、〇一八、四二九
一九三五	五、一八〇	二五、三九九、五二七
一九三八	五、五二四	二七、三三五、九二四

表二、通過巴拿馬運河各船隻之國屬（一九三八年）：

國屬	船隻數目	單位國家所佔各國船隻運輸總量之百分比
美國	一、七八〇	三六
英國	一、二八一	二七
挪威	六六七	一一
日本	三〇〇	七

在第一表中「物品噸數」一項及第二表中之美國「船隻運輸總量之百分比」一項中，包括美國東西兩海岸間之物品運輸。此種運輸之物品在一九四〇年一年之內已超過七百萬噸。由美國西岸輸至東岸之重要物品爲木材、木柴、罐頭食品、汽油、及其他油類。由東岸輸至西岸之重要物品爲鋼鐵及製成物品。此外，美國西部海岸飛機製造工廠所需大量之鋁，大部分再由東部海岸之製鋁工廠所輸給。因鐵路運輸費甚高，故大量金屬品均由海上運輸。

由此吾人不難想像巴拿馬運河爲大量商運必經之咽喉，且爲太平洋及大西洋上各航線之總匯點。由於英國船隻因其他需要而駛離於他處，以及日德兩國及其他各國船隻之撤退，經由巴拿馬運河而輸之貨品數量已形減少。但在另一方面，因德國潛艇在大西洋上之活躍，經由巴拿馬運河之船隻仍復不少。

除由巴拿馬運河而經加勒比海之航運以外，往還航行於加勒比海沿岸之間的船隻爲數亦多。其運輸之主要物品爲石油，由出產石油之德可薩斯、墨西哥，以及委內瑞拉等國運至美國東部海岸各港。自荷屬東印之油田喪失以後，委內瑞拉出產之石油在英美作戰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石油爲委內瑞拉之主要產品，造成委內瑞拉之出超者亦即石油之輸出所賜。最近數年以來，石油之產量已有顯著之增加。茲將其石油產量列表於下。

表三、委內瑞拉之石油產量：

年	產量(米突噸)
一九三三	一七、二九三、一九三
一九三五	二一、九九〇、三七三
一九三七	二七、七三三、九二六

表四、生油之主要出產國：

美國 一九三七年年產量(米突噸)  
 蘇俄 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委內瑞拉 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伊蘭、伊拉克 二八、〇〇〇、〇〇〇  
 荷屬東印度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羅馬尼亞 七、五〇〇、〇〇〇  
 墨西哥 七、五〇〇、〇〇〇  
 哥倫比亞 六、七五〇、〇〇〇  
 委內瑞拉之石油，大部分由其西北部之「馬拉開波」港口，而由運油船運至委內瑞拉近海之荷屬「阿魯巴」島及「庫拉薩俄島」該兩地有美孚公司及荷蘭公司所設立之大規模的現代煉油廠。阿魯巴島之煉油廠每日可以煉製生油三二、〇〇〇噸，「庫拉薩俄島」每日煉製生油二八、〇〇〇噸。兩廠每日出產之油，約佔全世界每日產油量百分之十。一九三八年內，德國進口之石油，由委內瑞拉輸入者，約佔半數，即係阿魯巴島及庫拉薩俄島所煉製者。德國對於該項輸入之石油所付與之代價則為建造同價值之運油船。

煉油廠所以設立於荷屬阿魯巴島及庫拉薩俄島，而不設於委內瑞拉本國之原因，係為煉油公司及各關係政府之便利計，因為委內瑞拉國內政治不十分穩定，同時該國政府不欲化費大批投資於煉油事業。此外委內瑞拉主要海港之水位不足以容納航行海洋之大型運油船，但荷屬阿魯巴島及庫拉薩俄島之港口則可容納大型運油船，故上述荷屬兩島成為煉油之中心地。

石油之出產量雖不受戰事之直接影響，但因缺乏運油船之故，運輸問題頗感難於解決。據一九三八年之調查，當時全部運油船所容納之石油噸數約為一千一百五十萬噸，其中供給英美用之石油佔去九百一十一萬噸。茲將各國運油船所載之石油噸數列表於下。

表五、一九三八年內英美等國運油船之載重量：

美國	運油船之載重量(單位：百萬噸)
英	三、二八〇
美	二、二八〇
荷蘭	二、二〇〇
巴拿馬	四、〇〇〇

(此三國船隻被英美公司所租用) 五四

九、一一  
 總計：  
 自一九三八年以來，運油船之數目應有增加，但屬於新建者為數不多，因為目前船隻之建造首先著重於各種軍艦及輪送船。同時，根據德國方面之統計，截至本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英美之運油船被德國一國所擊沉者已達二、七五〇噸，其他因受傷而在修理中者尚不計入。至於德蘇兩國運油船之損失，則為美國參戰時在拉丁美洲各海港被扣留。而被英美利用之十七艘，其中七艘已被水手所重大破壞，而需要長時間之修理。

供給美國消耗之石油表遠距離其消耗之中心地甚遠，而運油船之缺乏對於工業上及軍事上亦有重大之影響。美國大西洋沿岸所消耗之石油數量佔運油船輸送量為百分之九十，幾等於美國全國石油市場必消費之半數。茲將上年度夏季由運油船自各國運抵美國東海岸之石油量列表於下。

表六、一九四一年夏季運抵美國東海岸之石油量：

由美國南部產油區以油管輸送者	每日噸數
由美國南部產油區	一五、〇〇〇
由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以運油船運送者	一七〇、〇〇〇
由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以運油船運送者	三〇、〇〇〇

由美國南部產油區或由墨西哥、哥倫比亞，以及委內瑞拉運抵美國東海岸之石油，由於輸送方法之不同，其運輸之差別亦甚大。茲列表如下。

表七、一九四一年夏季之運輸量：

運輸方法	每桶之運輸費(單位：美金一元)
運輸船	二、一〇〇
輸油管	一、二〇〇
鐵路	一、〇〇〇

一九四一年五月，美航運委員會自三百四十五艘之運油船中抽出五十艘以供給英國之用。復於九月又抽出三十艘共計八十艘。八十艘之運油船，平均每日由墨西哥、哥倫比亞，以及委內瑞拉各港口運抵美國東海岸之油當量超過三〇〇、〇〇〇桶以上。據上年七月美國(下接第六頁)

# 吾友

第二卷第四十七期  
 卅一年六月四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 本期要目

日軍攻擊宿務市，發生大火  
 災之狀(封函)  
 加勒比海之重要性與美國海  
 上運輸之關係  
 印度  
 華北教育家筆上座談  
 掃雷機之作用與構造  
 中國語文雜話之七  
 一失手成千古恨  
 涵養與圓滑  
 交友的秘訣  
 我的店員生活  
 「我」  
 我怎麼離開他(真實故事)  
 好兄弟(中篇創作)







# 印度 (二)

弘毅譯

## ◇ 神教治國 ◇

天下人情到處是相同的，尤其是在教都班拿勒斯市的紅燈之巷。每到了神密的夜，各家都燃起了粉紅色迷人的燈火，到處飄出出醜醉而醉人的音樂，來吸引着飢渴的遊客們。腥紅的嘴唇，半裸的玉體，顫擺的柳腰，尋常的舞步，真是一紙醉金迷堆錦繡，情天福地門媚媚了。」此外再加了醉媚人的古代印度王朝之淫奢的舞和醉舞的歌，與妖媚嬌艷的肉，我不禁爲之茫然了。

不過此間，却向例是禁酒的。所以美酒芬芳的夢，是才許我們來輕易享受得到的。自然，到此游春之客，便祇是尋芳獵艷的遊人，而缺乏活潑高吟的名士了。這至少在我是會感覺着不滿足的。尤其是在大的宴會裏，竟會見不到酒，這是如何寂寞的事。醉酒美人，佳人美酒，這當怎麼去講，我寧有些厭倦於宴會的酬酢了。因爲我不斷的在企盼着唯一愛好的「酒」，在歸途上，於一家臨河的茶肆裏，喝到了所謂恒河的「聖水」，這在我則祇不過是聊以解嘲的一種極無聊之舉動罷了。

流浪的女人，不祇是在教都的班拿勒斯市，即在印度的任何地方，其中尤以北部的印度，美女之多，真會令你樂不思蜀。在此一帶的女人，特別是以歐印的混血兒爲最多，且均甚美麗，此外便是當年歐洲人。最初侵入印度時，所給與我們遺留下之良好的成績了。

在班拿勒斯市，除了恒河的天然浴場是有名的聖蹟之外，尚有祭祀印度教神的寺兩處，一處是硬派的加倫寺院，一處是軟派的高爾丁寺院。同是著名的所在。

硬派羅門教的加倫寺院所祀的神，據聞原是一位嗜愛殺戮的神人，所以當教徒們企禱於神的時候，便須用幾隻大的山羊祀神，以爲貫通神人的賄賂，在神前一律殺掉，然後將斬掉的羊頭裝入一隻大的木籠裏，用繩索高高的懸在寺前旗竿的斗斗之上。在印度，我幸得機會參觀祀神的盛儀，其味極其恐怖，一如我國之喇嘛教。禮拜定之後，便將做爲祭品的幾隻山羊，牽了出來，由一人異常熱練而迅速的舉起了牛耳般的尖刀，依次刺入了祭品們的咽喉，此時山羊很馴順的，依次刺入了最後的哀呻，便都走向了幸運的天國。這時教徒們也都感覺到非常的滿意，同時更慶幸而羨慕着這些「祭品」之能得到如斯好的機運。因爲牠們已經可以去到最快樂的天國，而享受與神同樣的清福了。

儀式告終之後，階前猶餘有一片片的肉，有許多教徒用左手指蘸着少許的殘血，送入了口中，嚼嚼着餘味。在加倫寺院的週邊，飼養着許多肥壯的牛羊，牠們都不知道明日命運是如何的可怕，正在安閒的嚼嚼着大地的青草。

硬派的寺院既如上述，軟派的高爾丁寺院却更是神奇使人驚駭。據聞——可惜我沒有親自參觀過——在這個寺院裏，祭祀的教神竟食是男女的性器官。

在班拿勒斯市街的郊外，五英里左右，有一

(上接第三頁)

政府所發表之公告稱，由於油船之減少，運往美國東岸之油量，在七、八、九三個月之消耗量將減少百分之九；在十、十一、十二三個月，將減少百分之十五。一九四一年夏季，「新澤西」州美孚公司之燃料，一部分用煤以代替石油。自本年夏季起，德國開始在美國沿岸攻擊船隻，而大部分沉沒者則爲運油船，因此美國之石油輸送問題益感困難。

美國政府率直承認鐵路運輸不足以供給消耗量。在一九四〇年內，由輸油管輸送至美國東部之石油量，僅及其需要量百分之七。美國各石油公司希望由「德克薩斯」州至紐約建築新的輸油管。兩地距離爲一、七〇〇英里。果爾建築新輸油管，需用一六〇、〇〇〇噸之鋼鐵，因爲目前軍火工廠需用大批鋼鐵，故此項計劃甚難實現。

基於上述運輸及經濟之困難，故美國極力遏止海戰波及於加爾比海及巴拿馬運河。

當大西洋在英艦隊巡邏之下，加爾比海及巴拿馬運河之防衛固屬不成問題，其唯一之危機則爲太平洋方面。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特別是在夏威夷海戰以前，日本海軍根據地距離美國東部海岸甚遠，故無可憂慮。至於目前，太平洋上交戰國海軍之實力已失去平衡，同時英國艦隊亦無力控制大西洋，由太平洋及大西洋上攻擊美國東部海岸之可能性須作嚴重之考慮。

在太平洋方面，原屬於厄瓜多爾之「加拉巴」一羣島在巴拿馬運河之西南，相距約九百英里，足以控制南部太平洋，並爲防禦巴拿馬運河之前方的根據地。據傳加拉巴羣島及一班達、薩利納、島已由厄瓜多爾讓與美國。上述兩島之地位及其防衛對於保護巴拿馬運河頗爲重要。

自大西洋方面運往美國之海路即爲加爾比海(Maharshi)會已言及：(有一事可斷言者，加爾比海爲太平洋及大西洋之軍事樞紐，亦爲美國主要之海峽。)加爾比海之海面爲一、四七、〇〇〇方哩，而地中海則爲一、一四五、〇〇〇方哩。

由美國弗羅里達州之尖端至南美之頂點，加爾比海各島迂迴而成爲灣曲之狀，形成天然之防禦線。美國艦隊及以陸地爲根據地之飛機由加爾



# 掃雷機之作用與構造

## 現代海戰中保護通商之路利器

機械水雷的發明已經有相當的事代了，而充分發揮其威力則在上次世界大戰。那時利用機械水雷不但擊沉軍艦，而且也破壞敵國的高級機關，妨害對方重要物資的運輸，以削弱其戰鬥力。正如在這一大大戰的初期，德國使用磁性水雷給英國海運界以重大的威脅一樣，在第二次大戰時機械水雷的威力也是非常可怕的。當時所用的掃雷機，對於這些水雷的防禦手段就是掃雷機，兵器的發明總是與防禦追逐着，掃雷機的情形也是如此，因掃雷機的發明，水雷的效果就減低了，而此次又有磁性水雷的出現，等到防禦磁性水雷的裝置做成之後，最近報紙上又有新式音響掃雷機發明的消息了。現在就機械水雷和其防禦工具掃雷機的大概說明如下。

### 掃雷機之種類與掃雷機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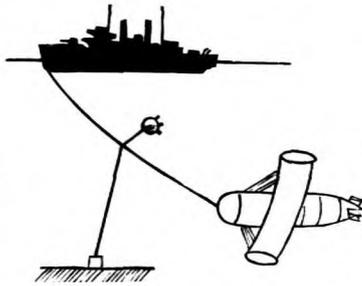
掃雷機由其形狀可以大體分為浮流掃雷機與敷設掃雷機兩種。浮流掃雷機，正如其名稱所示，是像浮萍一般隨波飄流的，所以船隻隨處都有觸中這種水雷的可能，但在另一方面，因為這種水雷隨波飄流無定，於防禦衝或封鎖一定的地域上沒有什麼效果，雖在機雷歷史的初期曾經使用，而現在則幾乎完全不用了。但敷設掃雷機的繫留索如被切斷，那麼就成為浮流掃雷機了。現在使用最廣的還是敷設掃雷機，這種掃雷機有一鐵鍊墜於海底，使其停留在固定的地點，不致流到別處去，在掃雷機的本身

與鐵鍊之間有鐵索連繫，繫留索上有深度裝置，可以自動地伸長或縮短鐵索，無論敷設於怎樣深的地方，掃雷機總是沉於水面以下一定的深度。這樣使敵方船隻不能察覺掃雷機的存在而觸中。普通所說的掃雷機，大抵都是指這種敷設掃雷機。掃雷機所防的自然是敷設水雷。將敷設掃雷機的繫留索切斷，使掃雷機浮到水面上來，然後用機關槍射擊炸毀。但掃雷機浮起，若離船身太近，那就很難處理了。所以要讓船身相當的距離將掃雷機的繫留索切斷，使其不在船身近處爆炸。

以這樣的目的所發明的掃雷機是於一九一五年在英國最初發表製造成功。英國海軍當局又據此做了種種的研究，結果製成如圖所示的形狀。這是掃雷機最初的形式，現在所用的也大體相同。船在危險的水面航行時，由艦的兩側各放一架掃雷機於水中。掃雷機的鐵索大抵連於船首的下方，船行走時受水的力量推動就像鳥翼般地向後左右分開。倘在船身附近有掃雷機，掃雷機的鐵索即將掃雷機的繫留索絆住向船之外方推開，同時用鐵索上附有夾剪而將繫留索切斷，遂使掃雷機浮起。這就是掃雷機的作用。

### 掃雷機之構造

掃雷機是由四個主要部份所成。第一是一個魚雷形的機體，有支持其本身的浮力。第二是圓錐形的尾部，有水平及垂直的鰭，以保持穩定。並有特殊構造之舵，保持掃雷機常在一定的深度。第三是機體下面所裝的翼，與飛機上的翼相似，這是為了得到掃雷機向船之外方擴張的力量。第四是鐵索末端所裝的特殊夾剪，專為切斷機雷



### 的繫留索。

構造大體如此，在外形上比較簡單。掃雷機在水中被船拖曳前進時，因水之阻力關係，翼向外偏，機體則大體近於水平的狀態前進。途中絆住機雷的繫留索時，因翼之推力很強，所以機雷即向外方滑去。理由大抵如此，不過在實際應用時却有許多困難問題發生，例如要使掃雷機有效到達目的，必須擴至船身外方數十公尺的範圍，深度常在離船底一公尺左右。而且因為機雷繫於很大鐵索尖端，易於隨海流的變動而上下劇烈

掃雷機被船拖曳前進，因水之阻力關係，翼向外偏，途中絆住機雷的繫留索時，因翼之推力很強，遂使機雷向船之外方滑去，潛至掃雷機鐵索之尖端，有一特殊之夾剪將繫留索切斷，機雷浮至水面，然後用機關槍射擊使之爆炸。

非常危險的，因為掃雷機若過於向上飄起，則有機雷在鐵索下面漏過之虞，若過下沉，又恐在水淺的地方機體觸及海底而撞毀。翼之大小以及與機體取的角度和船之速度及推力的大小

### 掃海工作

掃雷機在現時有很大的用途，即可以用於掃海工作。所謂掃海是除去敵方敷設的雷機，使已的艦船得以安全通航，這是保護輸送路所不可缺少的工作。掃海的方法普通有兩種。一種是同時



窺友術 (三十)

隱梅譯

用兩隻船張起一個網子，來網撈機雷，另一種方法就是用一隻船拖曳掃雷機掃海。這不僅是防機雷，而是攻擊機雷的武器。掃海艇也有本身裝備危險掃雷機雷在船尾的。即使現在船首，若是遇見迎着船首正面而來的機雷也是無法躲開的，這時就祇得連船犧牲在敵方機雷的爆炸中了。

問題：

(一)每日上午九點鐘，一輛特別快車自紐約出發用二十小時開往支加哥。

同時一輛特別快車也自支加哥開往紐約。

一天早晨，有一輛貨車與該快車同時自紐約出發至支加哥，但是因為貨車比快車慢得多，所以一會工夫，快車就開過貨車很遠了。

十五分鐘後，貨車才與自支加哥開來的快車相遇。

自此時相遇後，需經多少小時，下次紐約快車再追及此貨車？

(二)福德尼很快的走入自己的試驗室，在一個小箱子裏，取出一支連發的手鎗來。

他仔細查看一回，從鎗口倒出了幾粒彈草。

把鎗打開，裏面有五粒未用過的三子彈，和一粒已放過的子彈餘殼。

按情理看來，這鎗一定是最近放過的，因為在鎗膛放過的子彈殼口，還有一痕極薄的煙圈。除此，鎗身，鎗管，都非常清潔，乾淨，甚至乾淨得使人起疑。

「怪事，為甚麼擦得這麼乾淨呢？莫非用鎗的人怕警察驗看出痕跡嗎？」他靜默片刻。於是從頭回憶今天發生的——「工場血案」。

工場卡羅在下三點用鎗殺死了一罷工的工人普魯森。

卡羅辯白說是因為自衛才開鎗殺人，並且當場有證人白木。

根據白木供稱那天下午他正在工場卡羅屋裏閒談，普魯森到卡羅辦公室就大聲呢罵，並且突然拿出

手鎗來(即福德尼檢看者)開了一鎗。德幸鎗彈從卡頭上飛了過去，打到他後牆壁上，卡羅爲了自衛，才拔出鎗來，放了兩下，把普魯森打

死。他並附帶着說，在警察沒來前

他們沒有走進尸體一步，也沒有移動屋中任何物件。

鎗中子彈已燃挖出，和兩支手鎗，由警察很小心地包裹起來，送到福德尼辦公室。

並且同時有警察報告：普魯森有左食指。

經過詳細的檢定後，知道鎗中挖出來的子彈確是羅森鎗中放出的。福德尼忽然想起了這案情中一個破綻，就根據這一點嚴審二人，結果他二人無法狡辯，承認了通同謀殺普魯森的罪。

他想起了甚麼破綻呢？

(二)普魯森預備作一次環球航行

就各店舖去買應用的物品，他看好了些：

每頂五元的帽子，每件三元的汗衫，和每元三條的手絹，他很巧的也一共買了一百件，整

每樣東西他買了幾件呢？(答案請見下期本刊。)

藝術攝影家王寶初先生創設

西 中 單 商 場



攝影廳

特別弧光像 新穎! 經濟!

2寸4寸每份一律1元01分



# 「控制個性」

## 與兒童教育之關係

小孩，不錯，的確是「小孩」，體格小，心眼小，一點動都表現着小，他不但願意和自己一樣小的同伴在塊玩，就是小貓小狗，小玩具，他也願和牠們一塊玩。他在那個小的世界裏，各具有特殊的心理，奇異的注意力，變化無常的動態，不可捉摸的想像力，有彰彰的實感，也如此的說：「一個兒童，絕不是一個成人的縮影，無論氣質，構造，形態體能，都有他特殊的表徵。」的確，小孩要注意大人所不注意的事情，而大人所注意的，小孩又多半不注意，因為二者的感覺出發點不同，所以便有不同的反應，而且每個孩子都有一個不同的傾向，這不同的傾向，就是他某個特性發露的淵源，我們研究兒童教育，實在是教育最寶貴的著眼點。

喜歡淘氣的孩子，大都替大人所憎惡，動不動就發威風，罵道他們，使他們屈服，豈不知這就是摧毀個性，才讓其進行動。

在家庭內，相同的情形也很多，例如：現在天氣冷了，做父母的本其愛子之心，總把一套一套的衣服，穿在孩子的身上，有時候孩子們感覺到那某種的痛苦，想盡力打打和擺脫，然而做父母的打着，罵着，也要把孩子們弄得像皮球一樣，才安了心，所以正健壯的孩子，也要被他們弄得怕冷怕熱，這叫心疼孩子嗎？即使是，也是傷寒。

到夏天，大自然給兒童以絕大的恩物，洒水，爬樹，都是有益於身心的，可是家長們呢？慌了，前推後拿，嚴加防範，結果，孩子們們地懶懶的習慣養成了，習慣養的很好，東怕狼，西怕虎，家長并以此為榮，說他們的的孩子有大人氣，大人氣是什麼？簡直是東亞病夫的造成者。

我們讀名人小傳，那個都要追述他幼年的天性，實在，幼年就是人們人材的培植時期，一個人的成敗，誰也不能否認與他幼年生活無關，我們控制了兒童的個性，對他將來有不可思議的損失，反之，假若我們幫助他們發展個性，當然將來會有不可思議的成功。

# 一失手成千古恨 芥青

管教兒童，確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太嚴格不好，太放任也不好，過之猶不及，不及猶過之也。小學教育家尙仲衣先生說：「兒童的訓育應從降生時開始，等到六七歲入學時，有的已竟不堪造就了。」這話雖然說得過火一點，若使理論和實際兩方面去觀察一下，也自有其過火的理由。

集四五十個良莠不齊的兒童於一堂：吵、吵、懶、偷、外帶抹鼻涕，每日周旋於其間，也太難為教員了。教員一天忙到晚，筋疲力竭

，偶因兒童不服管教，一失手敲打一下，雖然有違「禁止體罰」之令，畢竟體罰無可原，其罪也不至於送往感化所，而送感化所之不已，復予以永不叙用，也真太不給「該員」留活路了，我以為。

據說「該員」是教員訓練所出身。一失足，確否特證。不管是一失足成失足，其為失則一也。」我就聽失公道了。

禿頭的答辭頗佳，辭曰：「不他媽的穿，誰他媽能怎麼樣？」我們的中學教育，原來如此。

### ◆每况愈下

家中有洋狗一條，自物價運漲不已之後，其每日兩餐乃由白米飯漸降而為粥，兩降為棒子麵粥矣，可謂每况愈下，友人某君之洋狗每日除食以牛肉外尚來點魚肝油，據云：「洋狗」不吃這個便不「洋」了。

「定訓練」有欠火候之處，若依「太子犯法，刑其師傅」的古訓，那麼「該員」之資者亦難辭其咎了。體罰之風，斷不可長。然而始作俑者，並非該員。而結果，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却有失公道了。

東四錢糧胡同慶王府總管  
**德善堂 劉宅**  
慶祝藥王聖誕  
舊歷四月二十七八九日  
**真正王府舒肝丸**  
等藥減價三天  
並於四月十二日起先售  
減訂藥券  
過期憑券取藥，以免是日擁擠，  
外埠函購請前照誠

夏貨到齊  
歡迎參觀比較  
**隆和百貨商店**  
薄利主義 推銷各貨  
精製神效 服務大眾  
地址：西單北大街七號  
電話：西局三二七

告訴兄弟姊妹們

涵養和圓滑

• 節技 •

由于一般老人們的言行的影響，有一部份青年竟錯把「涵養」和「圓滑」看成是一件事了。因之而生了好多笑話——把「懦弱」和「鬼崇」的應付，都認為是涵養了。其實哪！涵養和「圓滑」却是兩件絕不相同——甚至是極端相反的兩件事。

「涵養」和「圓滑」的立足點就是截然不同的。涵養是立足于豐富的道德修養——忠義的正義的道德；而圓滑却是立足于「一堆處世的經驗」上的。涵養是自己對於人生的認識的態度；而圓滑却只是一種應付的手腕。而最大的區別是：涵養是強硬的沉毅，涵養是以正義的道德為進退的決定。涵養是正氣未受侵害，自身「小我」雖遭欺凌也是不願計較的；但若有他人侵害了正義時，他就會發怒的反抗，不拘任何強權、勢利、誘惑都不能壓迫下去他的怒焰。所以「涵養」是以「大我」的正義為決定的，有時且可捨去「小我」而為大我犧牲的。但圓滑却不然。「圓滑」是為了我自己的利益而使用的一種處世的手腕。但他却常是極卑鄙的懦弱。祇要一受到了外力的攻擊時，他就會隨着外力的傾向而投降的。換句話就是說：「圓滑」完全是以自己的利益為目標的。只要能保

住本身，他就會對誰都可以陪笑臉的。所以「涵養」像是一棵基礎堅定的石柱，牠不怕暴雨烈風的侵擾，而穩定的向着正義的目標直立着；而「圓滑」却像是在天空飄蕩的柳絮。自己沒有一定的信仰，只是隨着別人的意思活動着；風可以吹牠向西，雨可以打牠掉落，樹枝可以掛住牠……總之，牠只是茫然的活動者。表面看牠像是很喜樂的活躍者。其實却是個沒心的廢物！涵養的毅力可以使自己覺得生活的可愛，而穩定的無憂鬱的暢快的活下去；而「圓滑」却使一

人生為甚麼？

• 胡 啟 •

說起來這個題目很平凡、通俗、其實不然。能够讓你研究一輩子的，可是我為什麼要說呢？因為前些天看見一篇文章裏有（人為生活而生活！或人為生活而吃飯）這兩句話，所以我才隨便瞎扯上幾句，藉此可以消磨些時間。人生究竟為什麼呢？為名譽嗎！不錯，但是道德的一部份，而不能全體的包括，先說名譽吧！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俗語說：「沒有名譽的人，便似行屍走肉的空殼。」的確，以在立身處世的立場來說，換

個人能變得恐懼、憂慮和多疑。時時擔心着應付手腕的失敗——因為是應付，所以外力如果稍一強橫，自然就會失敗的。不要不相信了掛着鬍子的老人們的「事故經」，他們教訓我們處世要學他們，他們自持有幾十年的處世的經驗，而他們也竟常把這當作是「涵養」。其實經驗豐富祇能造就「圓滑」，那絕不是「涵養」。因為涵養是由「讀書豐富，思想敏銳，理解力強」而產生的。——我敢武斷的說：涵養是沒有甚麼「妙法」「秘訣」「捷徑」好走的。祇有自己鞭策自己，去學去看去想，才能養成「涵養」的。我再絮叨的說一次，涵養是內涵的不露鋒銳的修養；而圓滑却是人人看得出的一種卑鄙的市儈式的應付手腕。

一句話說：也就是你不能在社會上站得穩，名譽這件東西好像商店裏的貨物招牌，你名譽喪失，頓時可以陷入悲慘淒涼的情境。名譽心，實際上講起來可以說是獎勵我們遵守道德的動機，若人不顧名譽就可以喪廉寡恥，無所不為，但是我們也不要崇尙虛名，更不可因好名；為名譽心所驅使。以致自己受他人的愚弄，而成爲傀儡，也不可勞其心志，委曲求全的沽名釣譽。世人有的好名譽而犧牲其性命及財產，更有的寧可損失名譽也決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他却忘記了財產失之還可以再有，然而名譽一失，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容易恢復的。人生既全不為名譽，自然還有別的原因，是為金錢嗎？不錯，「金錢」可以增進生活的愉快，試看豈不多個家子弟，穿綾羅綢緞，著西服革履，吃山珍海味，住高樓大廈，出門代步流線型汽車……這簡直是「金錢造惡」，世界上的一切罪惡，都是金錢在作祟，種種取壞道德喪失生命的事情，那一件不是「金錢的魔力」。

以現在的社會狀態而論，許多政治家、宗教家、都出於貧苦人家，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中奮鬥，生活堅苦，越能奮鬥，磨勵志氣，我國先民這「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實是至理名言，而富家子弟放蕩無邪，消耗實業的精神，結果仍是一場空，痛者煩惱相繼而來，甚者反而流浪在貧民窟中，家破人亡。所以一般富有人家應該努力於博愛慈善的事業，才可以免招種種不幸的禍事。金錢的目的在能維持生活，生活資料已足，其他的奢侈用項很可以省去。古語有云「一屋千間，不過身眠八尺；良田萬頃，不過日食三餐」才其然耶？

既非全為名譽，又非全為金錢，是為子女嗎？  
不錯是為子女，生育子女是為的延續自己種族，繼續自身的形骸，傳接祖先的血脈，保持民族的光榮，古語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我國宗族制度的觀念裏，似乎覺得養育兒子比女兒尤為重要，其實這種思想大大的錯誤，許多事實兒子忤逆，而女兒供養生母，在父母方面應該認為兒女完全一樣，全是自己的親骨肉，兒子不過曾在自家而已。奈何現世之人竟有拚命想生兒子，到善慶面前叩頭，「送生娘娘廟」去燒香，可憐之至，他們若是知識階級，明白這是己身不健全，未曾醫治痊愈的結果。可惜我國的教育不能普遍，目不識丁的人太多，一切託付冥冥之中，唉！這簡直是無聊的舉動。

現在社會上惡劣的潮流是「嬌慣兒女」為父母的只知道讓她們任意揮霍，用錢如揮土，豈不知不但未曾使他們幸福，反而害了他們一輩子，他們一輩子的幸福，完全喪失在這些「溺愛兒女們」的父母手裏，到大時「孤苦零仃，徘徊街頭，飢寒交迫，再想回到昔時「庭上呼，堂下百諾」之景況，作夢也想不到會有今日。所以如今的父母不應任時髦的兒女們任意耗費，要是真摯的痛愛兒女，最好是嚴格的教育他們，使他們學成業就，身懷一技之長之後，比做父母的賜給千金銀，

萬頃良田，強的多。因為身有技藝的人絕不會受飢寒之苦，但是坐吃山空，必有用盡之時，怕到時後悔也就晚了！

名譽金錢兒女全不能包括全體意思的，然而也是能完全包括的，情愛的起點為戀愛，也就是精神上的愛慕，是男女所共有的自然性，並非怎樣神聖，也非何等聖潔，社會道德之根本，也全在情愛，沒有情愛，還有父母、夫婦、子女、兄弟、姐妹的倫常？  
數千年來家庭的組織始於男女，由男女結合成夫婦。有夫婦才有家族，有家族才有親戚、鄉里、鄉黨、邦國、孝悌、友愛、此皆發端於男女的情愛。  
現在文明的人們，為避免羞恥及貞操觀念，乃名情愛為戀愛，但男女之愛是有條件的。因此

### 友誼的秘訣

學 康

性善惡或智力巧拙的互異，往往不能始終維持真愛。戀愛的男女們，於宗教及道德制度之下，承認一夫一妻的永久同居契約，這叫做結婚。  
醉迷在愛情生活中是人生的不幸。單戀是寂寞，可憐得很，失戀似喪心，痛苦得很，從來一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所以溫柔之鄉，不知埋沒了多少有志青年，而枉死城，瘋人院內，不乏是情場失敗者。即或是超脫凡塵的和尚，皈依佛法的尼姑，也大部分是情場中失戀的過來人啊！  
名譽金錢，子女，情愛全不是，是什麼呢？  
這個解答僅僅是簡單的幾個字——為滿足自己的慾望而生存——這是個完全的意思，而以上所述的幾個條件，固然包括在內，然而並不能代表整個完全的意思。人的慾望是填不滿的，時刻的要求滿足，於是人便追逐這永填不滿的慾望而生存着！

「朋友是人生不可缺少或疏有的，並且隨時隨地都可以交，但達到知己的地步，確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我告訴你一個秘訣：  
交朋友，誰都知道有不良嗜好，的不去交，確有相當學問的不交，志不同道不合的更不交，驕傲的也不交，頑皮的也不交……可知交朋友該怎樣的難了。只有在徵友運動裏，大概獲得知己容易些，快一些。  
除此以外，還有別的方法疏有？有的！不過讓我看來，這個方法，恐怕十個人有九個人做不到，也許能？  
先比論說吧！你想和他(或她)做一個朋友，(一定你有愛他的地方)他表面上只露出點友情來，真情意却一點都沒有；那末你立刻查查自己，有那有缺點，為甚麼對我這

請 購

若若你的身體不強健，趕緊操練。學問不好，趕快補習。這樣我相信，你不想和他交朋友，他也想和你做朋友，因為他和你一樣，也是想交個好的朋友。

總之，自己有康健的身體，高深的學問(或有其他特長)，確有不良的嗜好和惡習，就是交友的秘訣，當然不怕朋友荒了。

第五號

內容豐富！

文字雋永！

### 我店員的生活

· 鼎莊 ·

那時天上的星也不過剛出全，我坐在萬籟俱靜的天井中，聽着母親講述着南地北奇怪的故事，直到我的眼睛實在不能閉上時，母親自然會帶我去睡覺的。在第二天，我雖不會照着母親講的，剛能記憶時候的事。雖然那時我才八歲，而是被那一羣小同志們認為是偉大的聖人呢，因為我所知道的能比他們多，我還會給他們講些大魚大蛇的故事。

雖然現在，我還是我，而快樂已與我分離了，我只有去回憶，現在我確信着「命運」這兩個字，讓我不敢再抬起頭來向前看，我的一生就能這樣的總結了嗎？我還得奮鬥！

「喂！你餓嗎？」任先生的聲音驚動了我，我才知道身子仍在火車中，機器的軋軋聲，旅客話語聲，猛又攪進了我的耳鼓，我趕快的回答他「不餓」。

順便將身體往車廂上靠一靠，我不能再接着幻想下去。看膩了的車窗景緻，我不得不再去瀏覽一遍：一籠籠的田野，茫茫的遠山，像被一隻巨手轉動着，我看不下去這一幅活動的野景，我更不願轉過身來聽任先生的鼾聲，我只得閉上眼再去尋我的快樂的夢。

討厭的香票，不知趣的好像老跟我一人索票，來攪亂我的甜夢。當我再閉上眼時，又得費去很長的時間來穩定我的一顆要跳出胸膛的心。

車身的行動漸漸有點改變，車身蠕動得像一條受驚的蚯蚓，響着背一弓一弓的爬走，嗚嗚聲也似乎加多了，好像吊嗓子。終於我是被傾倒了出來，在我到了X埠。

職業是在動身前接洽好的，第二天任先生便送我到X X商店去工作。

商店連我有四個夥計，一位管賬經理而非老闆，夥計中我最為老成，本來我就是老成麼，我沒有他們那麼油亮的分頭，本來的袖子窄得僅能容下胳膊，更沒有那種怡然自得的神氣，或者是專為表現給我的。

他們吩咐我的工作是先記住貨架上貨物的所在，聽他們的招呼去取拿，我當然沒有資格去招待顧客，這也是我所不希望的。這工作似乎有一付文

雅的外表，牠的好處是並不一定要你心跳亢奮，而且絕不須走筋肉緊張，縱使你坐在屋子裏走上二百碼，算起來也不到一里路，給份安穩平靜的關在屋子裏，看起來是何等的舒服，然而在不聲不響中牠却吞吸了你的青春，會使你正直的脊背變得彎曲，會使你的腦子讓「利」給佔有；也許直到你死的一刹那，腦中所想的還是金錢。

賬桌上的經理對我們大夥（也許單對我）述明他二十年經營的閱歷，使他站起來也如同坐着，因為他坐的姿勢已凝固在他的背上了的緣故。假如在遠處看見他側身而行，我的天，簡直是看見一張弓在那裏移動，他眼睛皮像墜下一個鏽鏽似的，整日的在打呵欠。

我還沒有關心我二十年後我自己的模樣，因為我是青年的強健的。

讓我停一會再寫店中的情景，我沒有我的幼稚的心理，上商人是沒有多大意思的，即便你也是世界上什麼大王，終日的將你埋在金沙中，到了你的細胞枯萎而不能繼續生活的時候，也還是無聲無息的化成一撮孤土。

每一個父母都希望他的兒

## 學府風光

二如此這般二 鍾時

教學的X先生，上課向不點名，每屆其堂，同學則預伏下空城之計——大敞室門，以備後用。每當先生面黑板書字，同學有的偷偷的溜走，有的大移其防地——至門口近處。每溜一位，「哈！哈！……」的輕聲笑聲則隨之而起。不一會，滿天的繁星，已寥寥可數。先生則道若無聞。莫非先生是極度的近視眼？還是別有用意，故意要高明手腕？

教育局配給學生十三元一袋的麵，先生則長伸其手分取之。因之同學麵食不足，天天大嚼其黃金塔；怨聲四起，罵語沸騰。先生們却說這是治運中節儉訓練的實踐。

我們的早點是每人兩塊糖糕兩半碗粥。每至飯時，某君則大顯其神手：攪攪塊塊——盡少，翻翻那塊——塊小，必至找到二美具備的兩塊為止。結果，滿盆絲糕，無不沾其手澤；別大則瞪目而不語！

夜間，門房無人時，有些哥們常乘機玩其開心把戲。手揀電門套鈕，洋洋得意，任意操縱。蓋小指一彈能使寢室之燈，明明滅滅；使同學之眼，睜睜圓圓；尤能使同學之嘴，大說其日語——「ハカ」，大罵其街——他媽的。可謂開心得法，消遣有術。

高年級生，常做一般小學同學所不敢的事。學校令我推先，我偏留個小平頭；令我穿制服，我偏穿大褂；令我進禮堂就就帽，我非等到先生說不摘。上課我非出點洋像，敲敲桌子，搗搗亂

子是有出息的，至少我的父母不希望我去當學徒，我知道我這次離開家會引起兩位老人無限的惆悵，他怎麼能够送他的孩子去學徒呢！我想起父親對我說的話，我含淚聽了他用凍涼的口氣說的一句話：「只求不餓死就好！」唉！我的命運怎麼會如此呢！

在店中兩個整夜我未曾合過眼，張牙舞爪的鬼神問我感轉使我輾轉反側的不能安睡。但第二天仍得很早的起來去站班，聽着同夥們講些什麼武當山學藝，什麼單刀一口走遍南七北六。他們除了談些這個及見了顧主說出無論對那位客人都用的一套話外，其餘我真不知道他們還有什麼別的招數。

掌櫃的(老調)大概不常到櫃上來，今天來了，操着我也不知道那個地方的口音，對我以加訓示：「要好好兒幹活，別怕受累，年底下一堆兒分紅……要老誠穩當，好好的幹，將來我提拔你給我當經理，」我唯唯的諾着；我正想來歸着背坐在櫃桌上當經理。原來我們的經理從前是老誠穩當會幹活的一員將，不然今日也不會落得個這麼一付尊容。這真有一個不大動人的笑話。

是為我的手緣故。初到X埠我感到那裏的天氣是太警扭了。每天室內總是被風吹進好些土出來，以我這路角色，手是得拿出來幹活的。所以在店的每一個角落裏，都得用手去掏索，於是難免不弄一手土，但一方面還得保持它的清潔，所以常常為洗手而生贅語。有一天經理聽見了問：

「手怎麼樣了？」  
「啊！摸到那兒都是土，還得老洗。」於是我跟他講了，敘說時我的態度非常認真。他聽完微微的一笑。  
「是得洗，不然以後你這一付手要成……」

店中因這一句都開了心，我只覺得像火一樣的熱。我漸漸發現我正在一個仙人掌，白毛掌，與霸王鞭混着生長的林子內遊行，才覺得依我自己那一套固有的度量面來計算這圈子內的一切是有點不合適了。我沒有能力逃歸這許多芒刺。我發現自己的錯誤已經遲了。

幾天一過，店中的生活並不能消滅了我心中的憂憤。在我的眼簾上，映着室中貨物的陳列。我實在不能壓制胸中的苦悶，好像一個沙漠的旅客，我一剎不能再待下去了。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與我

同病相憐的青年，在那裏掙扎呢！  
我這樣度日如年的，一天一天的盼望只有黑夜的來臨，因為在黑暗的夜裏，我才敢大膽的去夢去想，我夢想着去作這個那個……甚至形體上受任何苦痛，只要心靈上得到安慰的事。無論如何，反正我得脫離這雙牢籠，在每一個長夜裏我都得夢想着我的一生。

大西洋海底的通信不是飛爾特的夢想的實現麼？我這樣的安穩着自己。  
溶溶的月光射進窗戶照着我的淚溼的枕，於是我的腦中又憶起：

「只求不餓死就好……」的聲音。唉！我的命運怎麼就會如此呢？我，還得奮鬥。



生活記事

讀物介紹

天津文壇素感貧乏，自工商學院同學編輯「工商生活」出版後，行銷以來竟然轟動津沽，該刊內容充實包括工商知識，文學美術，戲劇電影，學校生活，尤以文藝更為火熾，並開第八期將出版散文專輯及詩之專頁，執筆著詩之頁有劉秉恩，陸人，呂人，盧茨，郁靜，康偉良，散文特輯有白峯，舒申，左金，李健，劉針，林鏡，謝海謙，夢非，惠耶，燕弟，金德，仲鴻，夢平，許翼，王肇，劉淑莊，雪箭諸人作品，材料相當豐富，將天津文藝界為放一異影云。

不可。在同學面前，我非偷着先生碎幾塊玻璃不可，熄燈後，我非得結聯合陣線，大唱樂歌不可。他們覺得不如此就不够高年級味兒，不如此則和低年級沒有分別了，處處要表現出滿不在乎的譜兒，處處得使低年級同學羨慕流涎，反正得高人一籌，為一個出色的英雄。如此！是有益於自己呢？有益於團體呢？ (大中學)

二女教員二

天津某中學有青年女教員X者，學問倒沒幾說怎麼樣，但在化裝與服飾之講求方面說來，在該校確是要數第一的。據該校的學生說，X女士每日髮型必改一次，高跟鞋必換一雙(至於是否新鞋只穿一天，還是就那樣變替換着穿；則無從查考。)脂粉、香水……更不用提了，反正如你鼻子旁邊繞三分鐘！不但如此。X女士在行動方面也是絕對够味的。X女士有鑷師一人(為該校高三的學生，性別可想而知，勿庸贅述。)上學時一到學校，鑷師伺候已久，忙向前把自行車(X女士到學校去常騎自行車。)接過，X女士便可逕奔教員預備室勿慮，上鎖自行車由鑷師負責。下學的時候呢，鑷師早已將自行車推至校門等候了。……等等等等。還還不够味嗎？實在說起來這些私人方面的私事並算不了甚麼；不過別忘了X女士服務的地方是「學校」而自己却是學生們的「老師」呀！ (廣東中學)

### 愛庭家と人軍軍海 (上)

〔太田〕平出大佐からいつもよく伺ふのでございますが、今日は 耶祖の方々の集まりでもありますので、ひとつ海軍の軍人と家庭、殊にお母さんといふやうなことをもう一つお話しなれがたいと思ひますが……。

〔平出〕前略。海軍の兵隊は貧しい家の者が多いのです。多額納税者の息子などといふのはあまりありません。家が非常につらいといふやうなのが多いのです。さういふ人達がどういふふうになるか、その母への気持を現はすかといふことは、一つの問題ですが、ほかのことに氣を配らす餘裕がないのです。それで自分の優しい氣持の唯一の對象として母をもつといふことになるのだらうと思ひます。複雑な態度、澤々な方法で現はしませんが、非常に純な、いはゆる純情で現はすのだ。それが海軍の兵隊と母との關係に現はれて来る。かういふふうには私は見てをるので。

彼らがよく休暇を願ひに来ます。これが艦隊のとでございまして、艦のこととてなかなか休暇を許さない。許されない場合も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が母の場合——勿論父も同じことでせうけれども母である場合にはどんな分隊長でも許すのです。必ずしも休暇の願ひを許します。それかといつて別にゴマカす馬鹿をりません。(笑聲)さう弊害は起りません。母が病氣だといふやうな場合には、どんなにほかに差障りがあつても兵隊を母の枕邊に歸してやるといふことにみんな努めてをります。彼らがいばゆる最善の力を出す、或ひは最後の力を發揮するといふのは戦争の場合ですが、その時彼らには有りつたけの力を出してしまふ、一番いい力を出す。さういふ時に彼らと思ふものはやはり母なんです。自分の有つてを一番いい力を出さうといふ時には、ちゃんと母が出て来るんです。自分の氣持にね、非常に母を懐しく思ふ。そして非常な勇氣が出てくる。かうやつて母親を喜ばせよう、かういふ感じを有つてをります。

#### 註釋

ヒトツ(一個、在此係加強語氣) ツライ(困難爲難) 氣ヲ疲ラス(勞神、費心)  
 胡麻化ス(欺瞞) 所(所謂)

### 愛庭家與人軍軍海 (上)

〔太田〕由平出大佐方面、常常聽到一些談話、可是、今天因爲是里坊的諸位都集在一起、關於海軍軍人與家庭——尤其是母親、一類的事可否請大家再談其……。

〔平出〕前略——海軍的兵隊、以貧寒之家者居多。並沒有多少多額納稅者之子。所謂家境非常困難的最多。那些人們怎樣去表現其嚮往母親的心情呢？這這件事、是一個問題。對於其他的事、是沒有勞心的餘裕的。所以作爲自己的優美的心神之唯一對象、就是用非常單純的、所謂純情來表示的。這就是海軍之兵隊、與母親之關係的顯現。我就是這樣的觀察的。

他們常常來請假、因係艦隊上的事情、不過雖說是艦上的事情、並不容易准假的。不准假的時候也常有、然而若是因爲母親——當然父親也是一樣、請假的時候、就是甚麼樣的分隊長、也是允許的。必定允許他的請假。雖然那麼說、可絕沒有格外的欺瞞混蒙的人。(笑聲)並不發生那樣的弊害。若是母親病了的時候、無論有如何的另外的不方便、亦必使其兵隊至母之枕邊、對於這件事大家都在盡力的。他們拿出所謂最善的力量。或是發揮最後的力量、他們最善之時、此時他們使出所有的力量、就是盡其最善之全力。當那時候、他們所念想的、仍舊是他的母親、當將要把自己所有的最高的力量發揮出來的時候、仍舊整然的母親出現在自己的精神裏。非常的懷念母親、於是就非常的增加勇氣、這樣去做、使母親高興吧？他們總是這樣的懷念着。(未完)

本文係節錄自朝日週刊之五月三十一日號。內容係以海軍大佐平出大佐爲中心之東京芝區白金里町之隣組常會關於海軍問答之記錄。

(17)

# My Friend

TWO STANZAS  
BY JUAN, TURGENEV  
(Continued)

Junius judiciously held his peace, but a grey-headed old man who had heard the conversation went up to the unlucky poet, and laying a hand upon his shoulder, said:

'Junius! You uttered your own thought, but not at the right moment; and he uttered not his own thought, but at the right moment. Consequently, he is all right; while for you is left the consolations of a good conscience.'

But while his conscience, to the best of its powers—not over successfully, to tell the truth—was consoling Junius as he was shoved on one side—in the distance, amid shouts of applause and rejoicing, in the golden radiance of all-conquering sun, resplendent in purple, with his brow shaded with laurel, among undulating clouds of lavish incense, with majestic deliberation, like a tsar making a triumphal entry into his kingdom, moved the proudly erect figure of Julius…… and the long branches of palm rose and fell before him, as though expressing in soft vibration, in their submissive obeisance, the ever renewed adoration which filled the hearts of his enchanted fellow-citizens! (End.)

## 兩首絕句

陳 爾譯註 (續)

鳩尼歐斯很聰明地不再辯駁了，但是一個灰白頭髮的老人曾聽見他們的談話，他就走近那個不幸詩人的身邊去，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說道：

「鳩尼歐斯！你吐露了你自己的思想，但不得其時；他沒有吐露了他自己的思想，但正當其時。所以，他得到勝利；而你就只有自己的心來安慰你了。」

但是當鳩尼歐斯被推在一邊，心真正在盡力安慰他自己的時候，——實在說，這並不十分成功——而在遠處一片歡呼喝采聲中，在那紫色燦爛，征服一切的太陽的金光照耀之下，鳩尼歐斯額上罩着桂冠，包在雲霧一般漂風四溢的香煙裏面，恰如皇帝凱旋歸國的樣子，他那驕矜軒昂的姿態，威風凜凜地悠然而進……棕樹的長枝，在他前面起伏搖動，彷彿在它們這種靜靜的搖擺，和柔順服從當中，表現出那些醉心於他的市民心中才斷地湧起崇拜的念頭。(完)

held his peace 緘默； right moment 適當的時機； all right 順利，成功； while for you is left the consolations of a good conscience 爲倒裝句 = while the consolations of... is left for you.

## SAMUEL JOHNSON TO JAMES BOSWELL A SILENT FRIEND

Dear Sir. 13 July, 1779

What can possibly have happened that keeps us two such strangers to each other? I expected to have heard from you when you came home; I expected afterwards. I went into the country and returned, and yet there is no letter from Mr. Boswell. No ill, I hope, has happened; and if ill should happen, why it should be concealed from him who loves you? Is it a fit of humour, that has disposed you to try who can hold out longest without writing? If it be, you have the victory. But I am afraid of something bad; set me free from suspicions.

My thoughts are at present employed in guessing the reason of your silence; you must not expect that I should tell you anything, if I had anything to tell. Write, pray write to me, and let me know what is or what has been the cause of this long interruption.

## 約翰遜致波士維爾書

燕之譯

——一個久疏音信的朋友——

親愛的朋友：

何事作梗，竟使我二人隔核至此呢？方君歸里之際，即期君有信寄來；此後仍繼續盼望不已。我曾下鄉一行，歸來仍未接到波士維爾君之來信，君體無恙乎？我所望也；即使罹恙，亦應報我以聞，何故竟將愛君之人蒙於鼓中耶？是否因爲一時之興趣，而欲試探我倆彼此不先動筆誰能堅持到底呢？果然如此，則君已操勝券，但我恐怕會有意外不幸發生；請勿令我復爲疑慮所苦。

目前我正在猜測君之緘默原因；君勿望我有何消息告君，縱有可告者此時亦無心顧及也。敬乞早日惠音，並將此段隔核之緣故詳細告我，是爲至盼。

A fit of humour -- 陣幽默 set free 釋放 hold out 堅持到底

## 我

懶那的理想們我不會社，了白明我使在現

活快懶那的理想們我非也活生的泊漂。早簡

！樂之母有知始母無，苦之家無知不家有，



●張瑪藍

一九二二年三月裏，一日，天氣晴朗，太陽公公搖擺擺邁出大門，露出一張使人興奮的面孔，微笑着，奔向他的目的地，路程還未過一半，他聽到了清晰的喊聲：

「媽呀！媽呀！一個有著長臉蛋，細眉毛的肚子疼的厲害。」一個有著長臉蛋，細眉毛，大眼睛的三十多歲的孕婦這樣喊，接着一位五十餘歲的慈祥和藹的老太太，踏進一間西廂房裏。立時屋子响起來。老太太手忙腳亂的捧好了炕席，於是孕婦爬到已鋪好了的炕上。火神爺下降了，呼呼的喊着往炕洞裏鑽。孕婦仍是不肯止住的呻吟着。

「媽呀！疼死我了，唉……」

「別鬧，別鬧！」

「別鬧，別鬧！」

「不許動了，好好的吧，小寶的頭已經下來了。」

「媽呀！疼死我了，唉……」

「別鬧，別鬧！」

「不許動了，好好的吧，小寶的頭已經下來了。」

「媽呀！疼死我了，唉……」

「別鬧，別鬧！」

「不許動了，好好的吧，小寶的頭已經下來了。」

「媽呀！疼死我了，唉……」

「別鬧，別鬧！」

「不許動了，好好的吧，小寶的頭已經下來了。」

「媽呀！疼死我了，唉……」

「別鬧，別鬧！」

「不許動了，好好的吧，小寶的頭已經下來了。」

一天一天的我打發着日子，也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爸爸喜歡我，媽媽也愛我，過的既舒適又快樂，童年總是美滿的，寶貴的時期握在童時的掌中，也真有童年才值得回顧。

記得是四歲那年夏天裏，有一夜我睡在三祖母的身邊，從小心眼裏覺得起怪，因為是一個很聽話的孩子，所以在祖父祖母的哄玩中，沒有哭一聲，滴一滴淚，好好的睡了一夜，很早很早爬起来，急忙的跑到媽媽屋子，媽媽還在躺着，並且身邊還有一個小孩，我真生氣，恨極了，她從今要搶走了我吃的奶，東張西望，找到了一把孫帶，非把小孩打死不可，此刻想來着實可笑，如果真的打死我親愛的妹妹，那麼，現在的我更是孤苦伶仃沒有可親近的人了。

光陰不停的飛跑，轉眼，我已經九歲了，在正月裏，我上了村子裏一個女子小學，天天早起，笑嘻嘻的來去，高興極了。每年每年我坐著全校第一把交椅，教員特別愛我。就在那年，我兩頭撒謊剪了我的粗大的漆黑的辮子，雖然父母因了別人而反對着。

悲痛的日子降臨了，是我十二歲的那年春天，爸爸煩厭了人世，一天黎明時分，不管不顧，永別了我們，偷偷的走了，去做極樂國的旅客。從此素日體弱的寡母帶着我們一群孤兒，打發着窮困艱難的日子，經濟的壓迫，家族的欺凌，人靜夜深時，往往聽到母親的嘆息和哭聲，我們小小的心坎上，早就刻上了深深的印痕。

父親帶走了我們整個的快樂和幸福，自從父親逝去，我就在母親的命令下，停止了學業，作了看守田地的丫頭，我真難過極了，我並不知道想念爸爸，我所想念的是學校。我時時哭着，鬧着要上學。哥哥不忍看着我失學，他說：「如果你能考第一，那麼就讓你繼續念下去。」我為了自己前途，雖然那時不知前途名辭，若惹，若是日夜動讀，果然第一把交椅被我佔有了，我高興，我又有了讀書的機會。次年夏天，我便離開了母親！到另外村子較大的一个小學校去讀書，在那個學校裏，我又作了天真活潑的孩子羣裏的一份子，興奮的過着。

那時的生活着實快樂有趣，學校有投稿競賽，講演競賽，以及其他有鼓勵學子上進之心的競賽等等，牆壁上往往有我的文章發表，講演遇上也往往有我的影子閃耀，希望鼓舞着我，上進的心一天一天的增加。

我是一個情感豐富的孩子，我和文藝這接近情感的東西，做了很要好的朋友。哥哥時常把故都的兒童讀物寄給我，我一天到晚的埋首於動聽中，我不肯有一分鐘的空過時光，我的功課不說不好，我的身體不說不壯，老師們很是愛我，誰知遭受了他的嫉忌呢，我雖然有特別能吃苦耐的精神，可是我再也不能耐了，於是我咬着牙，離開了我不願離開的學校和老師。

師，回到家裏，誰知，苦悶開始繫住了我的心眼兒呢！我恨透了，原來有人在陷害我，在哥哥面前說謊話，好不再讓我上學，可是我非讀書不可，誰說自己不懂讀書究竟有什麼用。自毅之念，厭世之心，一一拜訪我，做了我親近的朋友，我寫着看了哥哥不令我上學的信哭腫了眼睛，絕食三天，這種，我又獲得讀書的機會，那時給我安慰與快樂的，除去一位姐姐外，還有一位我敬愛的老馬，想起來，我實在感激他們。

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學未畢業的孩子，可是爲了賭氣，死亡的動蕩，我考取了一個中學，一百個學生中，我是一個小妹妹，許多同學喜歡我，因了我，有的學友還不說話呢，女孩子們算特別，醋勁大得很！現在看起來才明白，自己曾是一個同學的同性愛人，真無聊透了。

記得二年級的期考中，以初算爲因接我回家，等我考考答回回到家，才知道這不令我上學的計畫真難逃了！我的慈母如何此糾纏！我不怪她，我恨重就影的粉塵迷了她的眼，對於舊式婚姻制度起了反感。十三歲的孩子要結婚，哼！等着吧，一百三十歲我也不會嫁到他家去，真把我作透了！今天不讓上學了，明天不讓上學了，就在這科環境中，捱扎着努力着，我不是家庭的叛徒，也是舊禮的叛徒。就在這年，我跑出了家庭的路子，讓我緣給一個我素不相識的沒有思想的看財奴，那只有等到太陽從西方出來的時日，否則，另娶淑女。我是沒福氣的孩子，我不願吃人家的飯。

三

初中學了業，爲了「人家」不願意讓我再升學了，母親也就說什麼都不準我再去讀書，我忍耐着，我專心的在家預備功課，同時還歡哄着母親說聽他的話，不再升學了，誰知在她不小心的時候，我又跑了，第二次離開了家庭。冒着大雨，跑到城裏，然後乘汽車到火車站，到北京去。爲了美觀的希望牽引我，我不顧一切的努力着，因了速度的用功，和一點的不小心，便和傷寒病作了難以分離的友人。學校也不能上了，一個人孤苦的煩悶的在病痛中打發日子。好容易打發走了病魔，於是返回故鄉，重新投到母親懷裏。次年強拉，硬拉，我把全家帶到北京來。

母親身體越來越弱了，我因了母親，我對婚姻制度又改變了態度，我想改造他——我那未來的丈夫，一封一封給他家去信，爲了整個家庭的幸福，我要求他出來上學，我們好聯絡聯絡情感，同時求些知識，不致像他父親似的一個大字不識，作一個有眼的瞎子，未免有些可憐，我想能結婚固然好，不能結婚也使他明白現時社會的情形。然而我失敗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四

我感激他，因爲他，我有了上進的心，否則，我也許已經過着村婦的日子了。

進了大學的門欄，生活突的改變了，一步一步的演進，使我更進一步的以文藝爲好友，有活沒處發洩，只有筆上胡談了。於是我過着寫作的生涯，因了寫作，我找到了我的好友，我們彼此鼓勵着，安慰着，向前邁進，站在時代的尖端，向舊的時代作戰。

不幸老不願離開我，在炎熱的六月裏，熱風接走了我唯一親愛的母親，從此，我作了既無父又無母的孤兒了。

一種力量引誘着我，我狠着心腸，別離了家庭，作着漂泊的人！現在使我明白了，社會不是我們理想的那樣簡單，漂泊的生活也非我們理想的那樣快活，有家不知無家之苦，無母始知有母之樂！我又回來了，但是，母親呀，我到那裏去投到你的懷裏呢！

月夜之歌

·石樵·

銀色的光輝

今夜！  
 雖有這一天星斗閃着眼，  
 但彗星卻逝去……  
 月宮裏有嫦娥低泣……  
 怕伊爲了離開情人。  
 乃向人間傾訴哀怨吧。  
 彗星，可是伊底情人？  
 啊！告訴嫦娥  
 勇敢的彗星逝去了。  
 莫低泣！  
 且愛撫着彗星之子吧。  
 大地上，有許多彗星之子啊？

啊！寒夜！  
 有銀色的光輝  
 鋪滿貴人家的廳裏  
 巷口呢……  
 你銀色的光輝啊  
 好爲伊抹濃羞意啊  
 蒼口，有顫抖着的乞兒  
 將鐵鎗在牆根底  
 你銀色的光輝啊  
 莫吻他？若吻！  
 他底面頰將更蒼白了  
 啊？寒夜！  
 有寒月  
 洒去銀色的光輝呢



# 阿毛大爺

是什麼摧殘了這個  
年青人的生命呢？

實。



在我的記憶裏，一個穿着青緞小馬褂，元口皂布鞋的這學徒的小先生，那就是阿毛大爺——我的一個遠方表哥。

他是表姑的獨生子，替姑丈和表姑極端的寵愛着，自幼就生成了一個驕弱的身子，也正是爲了這緣故，就更加添了他被寵愛的成分：多病的阿毛生着白白的面孔，頰上永遠浮着一片微紅，兩個大而明亮的眼——常被姑姑稱作水晶珠的。就這一些已足以使阿毛成了一個美男兒，當人稱讚姑丈有這應一個寧馨兒的時候，姑丈就會和藹的撫着阿毛的頭，唇邊浮着一個得意的微笑。

姑丈和姑母都是值得說一說的人，我總忘不了姑丈那一副團團的臉，永遠掛着一絲無可如何的笑容——更充分的表現了他的軟弱，他一生作着安分守己的小科長，好像除了那幾件公事以外，世界就再沒有他的一點責任，若有，也只好說就是照顧阿毛。他非常的崇敬孔夫子，但是我却很少見他讀些什麼，他也有他的理由——「公務忙迫，以致無暇吟詩作賦。」然而我却許多次看見他躺在大圈椅裏，一口一口的吐着嬌嬌的煙圈。姑丈從來不贊成送子女到學校去讀書，他認爲現在的教育，根本要不得，放着聖人之道不講，反到說些什麼自由，平等，甚至女孩子也拍着兩隻大腳，大嚷大鬧。所以他每一提及「學校」，就搖頭嘆息說：「那簡直是一座一座的瘋人院！」當然，姑丈不肯叫他獨一的寶貝兒子去作瘋人，所以阿毛也從不曾進過學校，只是隨着姑丈念些四書五經，不滿十歲的時候，他已會搖頭擺尾的背誦着：「一見其生不忍視其死……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姑姑却是姑丈絕對的不同，那個中年的婦人，有着一雙機警而狡猾的眼，多疑善妒的性格，鋒利談吐，至於她對於這個寶貝兒子，與其說是疼愛，到不如說折磨冷當些，阿毛的一聲咳嗽，一陣發燒，也會招得她苦着愁眼，煎一些苦水強灌阿毛喝下去；但若真的阿毛有了不舒服，她也許不管那些，而要他隨她去拜客，在她無論作什麼的時候，你千萬不要參加一點意見，比如在阿毛病的時候，你若勸她放宽心，別那麼着急，她會說你不重看她的兒子，你若說：「這病關係重大，應當趕快調治。」她也會罵像咒他的寶貝早死。

在這種環境裏，阿毛長成了一個十足的公子哥兒。他過着極有規則極合身分的生活——據姑丈說是這樣，比如他念學賢之書，有時也寫作些詩

賦，並且常替父母酬酢於親友中間。雖然他是那麼年幼，但他已作了一個長子應作的一切事情，甚至稱呼也由「毛少爺」改爲「阿毛大爺」了。

阿毛不但有一副美的外表，就是他的性情也幽靜得像一池不曾被風吹縹的水。他從來不說一句粗野的話，走路也邁着四方步兒；他最佩服他的父親，所以在他聽姑丈說話的時候，永遠回答着：「爹說的是！」他從不抱怨姑丈不許他入學校念書的事，似乎從那裏一張團團的臉上，他已奪得了他的一切。對於姑姑，阿毛却永遠懷着一顆恐懼的心，在這一位母親面前，阿毛總不知道該怎樣作才好，有時客人來時，大家都很高興的談笑着，姑姑却叫他獨自坐在書齋裏朗聲背誦；有時他真的用起功來，說不定姑姑會叫他出來陪她看花，喂鸚鵡。這樣，總算滿足了二位老人家的心意，然而阿毛却成了一個沒有靈魂的軀壳了。

但是人總是人，雖然有時強抑了感情和思想，但一有機會，這潛伏的力量，會突破了四圍的壓迫而出來。在阿毛十七歲的那一年，竟有一層粉紅的色彩，塗在他的平淡的——甚至可以说凄涼的生活中。對方是一個姊妹，因爲阿毛自幼就不曾被放入小孩堆裏，所以他對這個常來玩的姊妹，竟是生疏的很，然而十七歲的阿毛，看見了這個年紀相仿的女孩子，竟生出了從來不曾有過的念頭，他不知道那就是愛，只覺得看見她，就能忘了那些膩人的書本，忘了爹那反覆乏味的教訓，忘了媽的莫名其妙的斥責。從那一雙眼睛裏，發出太陽般的光輝，溫暖了阿毛冰冷的心底，更是有着活潑而溫柔的態度——雖然姑姑稱那個爲粗野，永遠含笑的臉龐，這一切卻抓住了阿毛的心，但當她來時，他却只能坐在牆角的椅子裏，聽着那一串銀鈴似的聲音，講說着她學校中的事（她原是在中學校念書的），偶爾她找他說一兩句話，但這却苦了阿毛，他會窘得臉都紅了，而結果說出一句不是他所要說的。當她走了以後，阿毛却躺在床上，後悔，自責自己的愚笨；同時那銀鈴似的聲音，又不斷擾着他的心，以致後來在他背書的時候，也看見那張可愛的而龐，而忘了該背的是什麼，所以惹得姑丈生氣說：「這孩子愈來愈沒出息。」

終於阿毛再也壓不住他那被抑制的心情，他想把這些告訴爹，但他知道那結果怕是更會給他帶來不幸，幾夜的思索，使他決定了寫一封信給她，於是當一天晚上家人都睡下以後，他就悄悄的爬起來寫這從不曾寫過的

東西。雖然幾天來，已在心中有過好多次的提議，但一伏在桌上，却不知該從什麼地方說起，他寫了「蕙妹大鑒」，「蕙妹閣下」，「蕙妹啓」，但都不合他的心，他怕那個在學堂念書的表妹，會嗤笑他，未了他選定了「蕙妹青覽」，於是接着寫下去，「……兄弟再妹隨春之至，偷蒙不棄，則感敬莫名矣。」用這公文式的情書，表達一個單戀者的心情，自然是不可能的，但在阿毛，也可說是盡其能事了，於是他舒了一口氣，睡在床上，甜夢把微笑帶給他。

第二天，他正在想方法發出這信，但媽叫他去喂八哥，所以他隨手把這小箋夾在了一本書裏。

晚間，他同爹坐在桌前上他每晚必習的功課爹拿起詩經，一個小箋落在地下，阿毛的窘態，引起姑丈的疑心，於是這所謂的情書，就被姑丈一字不遺的看了，立刻姑丈的臉變成鐵青色：「你這不長進的東西，竟想出這種花招，簡直是有辱門庭，我家世代書香，那能容有像這種種子？好！從今天起，不許你再見客人，每天加背詩經一章，沒有事就不要用書房。你若再修這些念頭，看我會怎樣處置你！」這斥責不啻是一個霹靂，擊碎了阿毛的痴夢。

從那天起姑丈開始替阿毛物色起媳婦來，他知道恐嚇壓不住阿毛的念頭，他必須替兒子找一件東西來彌補他的需要，那就是阿毛的太太。

終於，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下，阿毛作了一個陌生女子的丈夫，親友們都稱讚着他的好福氣，姑丈也撮鬚得意的說：「毛兒！爹總算對得起你吧！」

雖然阿毛被強迫着和這個女人拉在一起但價不但不不能醫愈了他的創痛，那美麗的臉龐却在他心中越發清晰了，他常假想這個女人就是蕙表妹，但當他一聽見那呆滯的音調，看見了那張呆板無表情的面孔，那夢就被打破了，於是他的心更加痛起來，在這無可如何的當兒，他只有安慰自己說：「爹不會錯的，爹不會錯的！」

爲了他已成家，姐丈就替他在一個朋友的公司中找了一個位置據姑丈說：「既已成家，就不能再倚靠父母」，但是天曉得阿毛的月薪只有四十元。

在這個家庭中，阿毛既找不到安慰，他想外面，總不會這麼叫他失望，在那裏他或許能找到了自由和愉快，但不允他他知道：社會不只是一朵甜香的玫瑰，那美麗的花架下還藏着鋒利的刺呢！這接連的打擊，還他的心揉碎了。於是阿毛沒有勇氣再想一些超乎現實的事，只是馴順的在這悠長的路途上，一步步的向前爬。

不久他不但作了爹媽的好兒子，妻的溫柔丈夫，同時也作了一個小生命的父親，當他看見妻身邊躺了一個小東西的時候，他哭了！

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許久我都未曾見過他，前幾天姐姐告訴我：「阿毛大哥死了，是患了肺病呢！」我沒有感到什麼驚奇，只是疑惑着：「是什麼摧殘了這個年青人的生命呢？」

拾得的日記  
·白子·

四月十七日 晴

我簡直沒有再好的話來形容了，真是作夢也不會想到，我竟倒得這步田地，我能怨誰？我又敢怨誰？終究還不是怪自己嗎！我真應該拿着鐵錘痛擊我自己，傢伙！我的被解雇，還不是……不，我不應該這樣寫，還是說我是缺少作事的經驗較比適當些。

四月十八日陰

我現在真不知道怎樣稱呼我自己好了，雖然我只是第二天的開工在家裏，然而我却感到十二分的慚愧，每當見到年老的可憐的母親的時候，便由心底裏發生一種莫可形容的不安與惆悵，雖然母親的面孔仍然是泛着慈愛的微笑，但是這却越發的使我不安了。

四月十九日晴

可憐！可憐的母親原來還只在夢裏，照例的母親又預備好了我每日工作之前所吃的早點，我真要哭出聲來，我敢騙了慈愛的母親，我的天！給我些嚴重的懲罰吧！然而我怎麼能忍心使她那受創的心靈，一再加上些煩惱的情緒，使她那殘年的弱質，再受到生活的鞭

抽呵！

四月二十日風

從早晨起來，便悶坐在屋裏，無聊的看著桌上那一堆破舊的書籍，心中連我自己也不知在想些些什麼，一會兒報來了，我百無目的的看著那印滿了黑字的每一版，國際新聞，外埠新聞，本埠新聞，甚至於連那尋人的廣告，九一四、六〇六，美容液，都一一的看過，無意中我發見了一段招募職員的廣告，這在我這失業的人看來，是如何的高興呵！我不加猶疑的報了名，我期待着考期的速臨了。

四月二十二日晴

每天只是深深的陷在煩燥的日子裏，如年的日子呵！我奇怪「二十五日」爲什麼這樣遲遲的不肯速來？

四月二十三日晴

我無所事事的走在街上，無意中却偏偏遇着同事李君，我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我紅着臉，硬着頭皮的走過去，我感到我弱小的心在碰碰的跳動，我真慚愧到無地自察了。

四月二十五日晴風

久已期待的日子到了，我真不相信每月四十元薪水的職位，會有這麼許多的投考者，三百七十人，取這四個人的空着的位置，這怎麼能够不使我感到驚奇呢？我除去又多知道了點失業的同胞之外，我還能想到些什麼呢？

# 友身



遙遠地我看見家人佇立在門前，父親，母親，瑪麗和她的丈夫西爾，他們是在我入獄第一年結婚的，現在住在離我們不遠的田舍裏，在瑪麗的臂膀還抱着一個孩子。

我渴望的目光，看到每一個家人的面孔，愛琳已經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婦人了；威立也是一個做了父親的人了。在他身邊站着一個十一歲的孩子，嬉笑地跑來迎接我。在這裏沒有勞倫的影子，他已經大學畢業，結婚，去到阿根廷一個牛廠裏就任一個繁昌的職務。他們都變了，但是，他們是我的家人，他們都是愛我的好人，而且這是我自己的家，是我七年來日夜在眷念的家。

母親緊抱住吻着我，眼角充滿悲歡驚喜的淚水，成立和他的孩子湯姆嚴肅地握着我的手，瑪麗和愛琳也親切的吻着我的臉頰。父親怔怔地望着我，因操作而刺滿了皺紋的臉，時時起着摩挲，他像是有無限痛苦，深埋在心底深處，從他疲困的神情上可以青晰看出來。父親開始說到田裏的事，他說七年的光景，家中宛如我有一個長時間休假期，暫時離開家人，如今翩然歸來了，我們決定明天恢復田園工作。

周圍的人都是親切而可愛的，我重又投入家人的懷抱，一切都呈現着優美和諧的顏色。黃昏時，我駕着車子要進城去——依舊是你從前那一部——只是顯着樣子老舊一些，有的地方生着鐵鏽。父親說，本來打算換一部新的，可是因為我

## 一個真實的故事

### 我怎能離開她？ (二十三)

十廿多各譯

的訴事，將這筆錢移做弗林律師的費用了。

我駕着車子進城去看卡爾大夫，當我轉過有着高大建築物的卡爾大夫醫院牆角時，心頭砰砰跳動，背脊一陣陣發冷，我重憶起當年坐着這部車子來到卡爾大夫家裏的情景。胸臂間隱約還有着安珠重疊的壓力，和一陣陣肉香，現在，我獨自坐着車子重遊舊地，七年前的往事，一幕又映在腦際。

我從車裏出來，安恩已看見我跑到走廊迎接我，我默默抱着安恩的雙手。

我們一同來到花園坐在水池邊，有很多時間不能和安恩說一句話，也沒有去注視安恩，抑鬱深鎖在心頭。

最後，安恩擊破沉悶的空氣，柔聲地說着，「你又回到家來了！奈德。」

我點點頭。「是的，但是我以為我將要不能回來呢！」

「奈德，不要再說那些無謂的話。」

「我常常這樣想着，我回到家來，我看見我所愛的人，安恩，我知道我現在在愛你，在很早以前我已經愛你了。」我熱情激盪的說着。

「奈德，親愛的，我也愛你。」安恩似乎沉湎于愛的熱流中，奔放了如潮似地情感，她迷戀地倒在我懷抱中，吻着我的臉頰，口唇。

安恩和我享受一個恬適的午後。

我們一同去見過卡爾大夫，「奈德，你現在做甚麼呢？」

「在家幫着父親耕種，我希望能找到一個職業。」

「那麼你來醫院來吧！你和安恩可以幫我好多事情。」

在我寫出這個真實故事兩年以前，我同安恩結了婚，現在我知道甚麼才是真實愛情的意義。如今，安恩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自從卡爾大夫去世以後，曾給安恩一個規模宏大的醫院，和七千元的基金，安恩做了醫院的監督，捨身于人類偉大的醫學事業。

(全篇完)

## 附啓

本文譯者趙今吾先生近又譯得真實偵探故事「雙命案」，自下期起連續刊載，文中附有銅版插圖，敬希讀者注意！

編者

## 徵友信集

「徵友信集」指導你怎樣去獲得去相識朋友的友誼

「徵友信集」告訴你怎樣和未相識的男女朋友通信

從千餘封徵友信中，選出了這最精華的一部份！

有熱情，有真誠，有坦白的自訴，有友情的安慰和學識的砥礪！

是一部最適合需要的，時代新穎讀物！

每冊售價一元外埠另加郵一角七分

各書店及報販均有代售

吾友報社發行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 好兄弟

(一)

朋友！我現在也將不需要女人了！

舒曼



## 二

在過去的歲月中，只嚐過一次山居的生活，暫時把自己的靈魂，投入了自然的懷抱，享受了無限清涼遠逸的情趣，使我漸漸的忘了自己。心中好像被清泉沖洗過一般明淨；沖去了我的煩惱，苦悶，沖去了人世間的一切欲望。有時覺得自己已化為一片浮雲，游歷天際；有時又好象是一絲輕煙，繚繞山林。當時心境的飄忽，一些也不能自主了。現在雖然還很容易的追憶起來，但已離著當日的情境，相差得太遠了！

住在香山的歡喜園內，已經是三日三夜了。早上醒來，朝陽已照滿了一窗，庭院裏許多不知名的山鳥，正自發出了清脆的鳴聲。我默然的躺在牀上，身上懶懶的還沒有起來的意思；腦子裏一方面回憶着這一晚甜蜜的清涼的美夢，一方面却想起了昨天夜難入入睡的情景。因為白日漫遊的疲乏，入晚便極想安然的入睡；但是從那繁茂蒼老的松樹枝極中，却捧出了一輪金紅的圓月，天空上佈滿了浮雲，很快的飄動，月色因之變成了波動的流光，忽明忽暗，一剎時千變萬化，顯出了許多新奇的景象來；清新的夜色，清新的意境，真像是一首詩，或是一幅畫；因之過度的疲乏，也被它驅除淨盡，只對映着動人的夜景，暗暗出神，心裏深深的感到快逸

和歡欣。直到颯然送來一陣山鳥的怪叫聲，才打破了沉思，回悟到自己是住在香山；同時又想到了寂靜的深夜，不由得毛骨悚然了。

「舒……舒」宏亮的喊聲，打破了我清晨甜蜜的回憶。我已聽出是我朋友逸的聲音，同時又很快的聯想到昨晚說好今晨到附近漫遊的約會；於是忙披衣起床，給逸開了門，放他進來。我一邊收拾，一邊把我昨晚所見，都告訴了他。

逸很高興的聽着，但時時却張開了口，想打斷了我的談話，却都被我急速的述說給阻止回去，直到我說完，他便立刻接口：「舒！你不要高興，以為我沒有享受到如此清趣，其實我一點也不比你損失什麼；不過你享受的是前半夜，而我

領略到的却是後半夜罷了。告訴你，昨晚我不知什麼時候就被雷聲驚醒，立刻便喚到一陣清涼的空氣，同時也發覺了外面在傾盆大雨。我屋裏三

面窗子都閉着，一道閃光，暫時照到了屋裏的一切，並且還可以看到天氣上怒濤一般的黑雲，白雲，跟着便是一聲雷鳴，四谷響應，你想想看，我領略到的已是多麼雄壯的情趣呢？」

這時我已收拾停妥。暗想：「一夜的時光，變幻如此！一刻正是花好月圓的燦爛風光；一刻又是風雨滿天的恐怖環境；此時却又是朝陽，雨出的偉大氣象了。」我不禁又要聯想到人世間的一切的變幻，但強自拋開了這念頭，忙拿了手杖

一同逃去遊山。

出了雙清別墅，便先到了半山亭。在薄霧中，可以看見玉泉山的寶塔，和頤和園的佛香閣。離開這裏，便沿着山路蜿蜒走去。颯風吹來了無限清涼。逸的地理很熟，隨走隨說：「這是芙蓉坪，玉華山莊，崇峯巖，梯雲仙館，」我到沒有這種興趣去強記他；我山居的興趣，不在乎各處漫遊，只要有一個處所被我所愛，便可以在此處消磨半日。所以常獨自騎驢下山，到碧雲寺的水泉院裏，坐在泉旁，聽着潺潺的流水；看着周圍高十餘丈的岩石縫裏鑽出來碧綠的枝葉；不到肚子餓時，是決不想回歡喜園去的。更有時一天不出門，只坐在雙清別墅的荷花池旁，默對着清澄澈底，碧綠的湖水裏飄浮着的錦鱗，也會覺得怡興不凡的。

歸途中，逸又約定明天去遊八大處，我應允他，回到雙清，便準備着今晚早早入睡，養好精神，應付明日長途的跋涉。

由雙清到八大處，有很長一段距離；於是我和逸，利用這個機會，騎在驢背上，作了一次極長的談話。山野是岑寂的，只有驢蹄踏在石上發出的「得得」聲，好像給我們的談話，奏着勻淨的拍子。

這次的漫遊，有一點認為遺憾的，便是沒有找到碧輝，以致於走了許多沒有精彩的山路，而真正的八大處，據我的記憶，至多不過看到了五處，而其餘的勝境便被我們忽略了！

但在我的記憶裏仍很強烈的引起我的追憶的，便是龍泉寺了。（一名龍王堂）我們走訪龍泉寺時已渴極了，便要求一個穿短衣服做粗事的

朋友，給我們一點水喝。他很高興的把我們安置一棵枝葉茂盛的松樹下，便去泡茶，順便還打了一盆水洗臉水。他洗着臉，我向四處開眺，却見一個僧人伏下身，用茶杯在一個泉眼裏，盛了一杯泉水

飲着。我便對逸說：「逸！你看，那邊有泉水可喝，我們若預先知道，可以不必麻煩人家了。」逸聽了我的話，便向那邊看，同時又極快的走了過去。我遠遠望過去，好像已同那僧人離談起

來了。  
(未完)

中國政府立案登記 醫藥字第十八號  
 內政部登記 醫藥字第十八號

吾友

訂閱：每月九册  
 半年五十四册

雙元柒角  
 玖元柒角

（郵費在內，外埠用郵，郵費不敷。）  
 社址：和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一號  
 天津：英租界十九號路十六號

濟南：經四路德安里十一號  
 青島：天津路十八號



神經極度衰弱之人

何異行屍走肉

賀爾賜保命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均售

心靈與軀殼之間，司連絡傳遞之職者，即是神經。苟因思慮過煩，房事過度，操勞過甚，體衰多病，以致神經及性神經鬆弛，則各部器官運鈍失司，人生至此，竟成全廢。

為國產男性賜保命之最新鮮濃厚者，專治神經系之聖品。治遺精早泄，性能缺落諸症，尤具特效。常時服用，確能却病廣嗣，轉弱為強。



Hormospermin

李仁